

〔元〕辛文房撰 周紹良箋證

唐才子傳箋證

中册



NLIC 2970652053

中華書局

〔元〕辛文房撰 周紹良箋證

唐才子



傳箋證

中



NLIC 2970652053

中華書局

唐才子傳箋證卷第四

盧綸

綸字允言，河中人。避天寶亂，來客鄱陽。大曆初，數舉進士，不入第。元載素賞重，取其文進之，補閩鄉尉，累遷檢校戶部郎中、監察御史，稱疾去。渾瑊鎮河中，就家禮起爲元帥判官。初，舅韋渠牟得幸德宗，因表其才，召見禁中。帝有所作，輒廣和。至是帝忽問渠牟：「盧綸、李益何在？」對曰：「綸從渾瑊在河中。」詔令驛召之，會卒。

綸與吉中孚、韓翃、耿湜、錢起、司空曙、苗發、崔峒、夏侯審、李端、聯藻、文林、銀黃相望，且同臭味，契分俱深，時號「大曆十才子」。唐之文體，至此一變矣。綸所作特勝，不減盛時，如三河少年，風流自賞。文宗雅愛其詩，問宰相：「綸沒後，文章幾何？」亦有子

否？」李德裕對曰：「綸四子皆擢進士第，仕在臺閣。」帝遣中使悉索其巾笥，得詩五百首，進之。有別業在終南山中。集十卷，今傳。

【箋證】

《舊唐書》卷一六三《盧簡辭傳》：「盧簡辭字子策，范陽人，後徙家于蒲。祖翰，父綸，天寶末舉進士，遇亂不第，奉親避地於鄱陽，與郡人吉中孚爲林泉之友。大曆初，還京師，宰相王縉奏爲集賢學士、秘書省校書郎。王縉兄弟有詩名於世，縉既官重，凡所延辟，皆辭人名士。以綸能詩，禮待逾厚。會縉得罪，坐累。久之，調陝府戶曹，河南密縣令。建中初，爲昭應令。朱泚之亂，咸寧王渾瑊充京城西面副元帥，乃拔綸爲元帥判官、檢校金部郎中。貞元中，吉中孚爲翰林學士、戶部侍郎，典邦賦，薦綸於朝，會丁家艱而中孚卒。太府卿韋渠牟得幸於德宗，綸即渠牟之甥也，數稱綸之才，德宗召之內殿，令和御製詩，超拜戶部郎中，方欲委之掌誥，居無何卒。初，大曆中，詩人李端、錢起、韓翃輩能爲五言詩，而辭情捷麗，綸作尤工。至貞元末，錢。李諸公凋落，綸嘗爲懷舊詩五十韻叙其事曰：『吾與吉侍郎中孚、司空郎中曙、苗員外發、崔補闕峒、耿拾遺漳、李校書端風塵追游，向三十載，數公皆負當時盛稱，榮耀未幾，俱沈下泉，傷悼之際，暢博士當追感前事，賦詩五十韻見寄，輒有所酬，以申悲舊，兼寄夏侯審侍御。』其歷言諸子云：『侍郎文章宗，傑出涯楚靈。掌賦若吹籟，司言如建瓴。郎中善慶餘，雅韻與琴

清。鬱鬱松帶雪，蕭蕭鴻人冥。員外真貴儒，弱冠被華纓。月香飄桂實，乳溜瀝瓊英。補闕思沖融，巾拂藝亦精。彩蝶戲芳圃，瑞雪滋翠屏。拾遺興難侔，逸調曠無程。九醞貯彌潔，三花寒轉馨。校書才智雄，舉世一娉婷。賭墅鬼神變，屬辭鸞鳳驚。差肩曳長裾，總轡奉和鈴。共賦瑤臺雪，同觀金臺笙。倚天方比劍，沈水忽如瓶。君持玉盤珠，瀉我懷袖盈。讀罷涕交頤，願言躋百齡。綸之才思皆此類也。文宗好文，尤重綸詩，嘗謂侍臣曰：「盧綸集幾卷？有子弟否？」李德裕對曰：「綸有四男，皆登進士第。今員外郎簡能，侍御史簡辭是也。」即遣中使詣其家，令進文集。簡能盡以所集五百篇上獻，優詔嘉之。」

《新唐書》卷二〇三《文藝傳下·盧綸傳》：「盧綸字允言，河中蒲人。避天寶亂，客鄱陽。大曆初，數舉進士，不入第。元載取綸文以進，補閔鄉尉。累遷監察御史，輒稱疾去。坐與王縉善，久不調。渾瑊鎮河中，辟元帥判官，累遷檢校戶部郎中。嘗朝京師。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，表其才，召見禁中。帝有所作，輒使廣和。異日問渠牟：「盧綸、李益何在？」答曰：「綸從渾瑊在河中。」驛召之，會卒。綸與吉仲孚、韓翃、錢起、司空曙、苗發、崔峒、耿漳、夏侯審、李端皆能詩，齊名，號『大曆十才子』。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。文宗尤愛其詩，問宰相：「綸文章幾何？亦有子否？」李德裕對：「綸四子：簡能、簡辭、弘止、簡求，皆擢進士第，在臺閣。」帝遣中人悉索家笥，得詩五百篇以聞。」

《極玄集》卷上《盧綸》：「字允言，河東人。天寶末，舉進士不第。大曆初，王縉奏爲集賢學士。終戶部郎中。」謂爲「河東人」，蓋以河中府即河東郡，故以河東爲言。《盧簡辭傳》作「范陽人」，則以郡望爲言，如盧照鄰亦云「范陽人也」。

按盧綸客鄱陽事，見盧綸《綸與吉侍郎中孚、司空郎中曙、苗員外發、崔補闕峒、耿拾遺漳、李校書端風塵追游，向三十載，數公皆負當時盛稱，榮耀未幾，俱沈下泉。暢博士當感懷前蹤，有五十韻見寄，輒有所酬，以申悲舊，兼寄夏侯侍御審、侯倉曹釗》（《全詩》卷二七七）：「稟命孤且賤，少爲病所嬰。八歲始讀書，四方遂有兵。童心幸不羈，此去負平生。是月胡人洛，明年天隕星。夜行登灞陵，恻怛靡所征。雲海一翻蕩，魚龍俱不寧。因浮襄江流，遠寄鄱陽城。鄱陽富學徒，誚我慧無營。論以詩禮義，助隨賓客名。舟車更支流，水路互晴陰。曉望怯陣雲，夜愁驚鶴聲。淒淒指宋郊，浩浩入秦京。沴氣既風散，皇威如日明。方逢粟比金，未識公與卿。十上不可待，三年竟無成。偶爲達者知，揚我于王廷。素志且不立，青袍徒見榮。昏孱夙自保，靜躁本殊形。始趨甘棠陰，旋遇密人迎。考實績無取，責能才固輕。新豐古離宮，宮樹鎖雲扃。中復蒞茲邑，往惟曾所經。繚坦何逶迤，水殿亦崢嶸。夜雨滴金砌，陰風吹玉楹。官曹雖檢率，國步日夷平。命蹇固安分，禍來非有萌。因逢駭浪飄，幾落無辜刑。巍巍登壇臣，獨正天柱傾。悄悄失途子，分將秋草并。百年甘守素，一顧乃拾青。相逢十月交，衆卉飄已零。感舊諒戚戚，問孤懇營營。侍郎文章宗，傑出淮楚靈。掌賦若吹籟，司言如建瓴。郎中善餘慶，

雅韻與琴清。鬱鬱松帶雪，蕭蕭鴻人冥。員外真貴儒，弱冠被華纓。月香飄桂實，乳溜滴瓊英。補闕思冲融，巾拂藝亦精。綵蝶戲芳圃，瑞雲凝翠屏。拾遺興難侔，逸調曠無程。九醞貯彌潔，三花寒轉馨。校書才智雄，舉世一娉婷。賭墅鬼神變，屬辭鸞鳳驚。差肩曳長裾，總轡奉和鈴。共賦瑤臺雪，同觀金谷箏。倚天方比劍，沈井忽如瓶。神昧不可問，天高莫爾聽。君持玉盤珠，瀉我懷袖盈。讀罷涕交頤，願言齊百齡。」蓋由長安東南行，經襄陽而至饒州。

盧綸補闕鄉尉，《才子傳》蓋本《新唐書》本傳，源出盧詩《將赴闕鄉，灞上留別錢起員外》（《全詩》卷二七六）：「暖景登橋望，分明春色來。離心自惆悵，車馬亦裴回。遠雪和霜聚，高花占日開。從官竟何事，憂患已相催。」《才子傳》謂「補闕鄉尉，累遷檢校戶部郎中，監察御史。」按唐官制，檢校官按其本官品級授，不能遷轉。此云「累遷」，顯誤。《新唐書》本傳作「補闕鄉尉，累遷監察御史」，「累遷檢校戶部郎中」在「辟元帥判官」句下，是。

《舊唐書·德宗紀上》興元元年八月癸卯：「以靈鹽節度使、侍中，兼靈州大都督、樓煩郡王渾瑊爲河中尹，晉、絳節度使，河中、同、陝、虢等州及管内行營兵馬副元帥。」又《德宗紀下》貞元十五年：「十二月庚午，朔方等道副元帥，河中、絳州節度使，檢校司徒，兼奉、朔，中書令渾瑊薨。」是渾瑊自興元元年任河中尹直到薨於位前後十六年，盧綸即受辟任判官，直至綸卒皆在判官之任，當亦多年。又盧綸奉詔回京，曾有詩留別渾瑊，《將赴京留獻令公》（《全詩》卷二七六）：「沙鶴驚鳴野雨收，大河風物颯

然秋。力微恩重諒難報，不是行人不解愁。」

盧綸數舉進士不入第，今存有《落第後歸山下舊居留別劉起居昆季》（《全詩》卷二七六）：「寂寞過朝昏，沈憂豈易論。有時空卜命，無事可酬恩。寄食依鄰里，成家望子孫。風塵知世路，衰賤到君門。醉裏因多感，愁中欲強言。花林逢廢井，戰地識荒園。悵別臨晴野，悲春上古原。鳥歸山外樹，人遇水邊村。潘岳方稱老，嵇康本厭喧。誰堪將落羽，迴首仰飛翻。」又《與從弟瑾同下第後出關言別》（同書同卷）：「同作金門獻賦人，二年悲見故園春。到闕不沾新雨露，還家空帶舊風塵。 雜花飛

盡柳陰陰，官路逶迤綠草深。對酒已成千里客，望山空寄兩鄉心。 出關愁暮一沾裳，滿野蓬生古

戰場。孤村樹色昏殘雨，遠寺鐘聲帶夕陽。 誰憐苦志已三冬，卻欲躬耕學老農。流水白雲尋不

盡，期君何處得相逢？」誠如其自云，「十上不可待，三年竟無成」。又《落第後歸終南別業》（同書卷二八〇）（節選）：「久爲名所誤，春盡始歸山。落羽羞言命，逢人強破顏。交疏貧病裏，身老是非間。不及東谿月，漁翁夜往還。」

韋渠牟有《覽外生盧綸詩，因以示此》（同書卷三一四）：「衛玠清談性最強，明時獨拜正員郎。關心珠玉曾無價，滿手瓊瑤更有光。謀略久參花府盛，才名常帶粉闈香。終期內殿聯詩句，共汝朝天會柏梁。」盧綸亦有酬詩《敬酬大府二十四舅覽詩卷因以見示》（同書卷二七七）：「邨公憐憫亦憐愚，忽賜金盤徑寸珠。徹底碧潭滋潤溜，壓枝紅豔照枯株。九門洞啟延高論，百辟聯行挹大儒。顧己文章非

酷似，敢將幽劣俟洪爐。」大府「即韋渠牟，以其曾任太府卿故也。

據《舊唐書》卷一六三《盧簡辭傳》謂「王縉兄弟有詩名於世，縉既官重，凡所延辟，皆辭人名士。以綸能詩，禮待逾厚。會縉得罪，坐累。久之，調陝府戶曹、河南密縣令。」坐累下似有刪節，與下文「久之」不相銜接。《新唐書》綸本傳更爲含混：「坐與王縉善，久不調。」實則綸坐王縉累當是確有之事，事在大曆十一年三月，元載被貶賜死，王縉貶括州刺史，盧綸因之致累，今綸集中有《罪所送苗員外上都》（《全詩》卷二八〇）：「謀身當議罪，寧遣友朋聞。禍近防難及，愁長事未分。寂寥驚遠語，幽閉望歸雲。親戚如相見，唯應泣向君。」蓋即爲被累事。後因申訴辯明得解，有《雪謗後書事上皇甫大夫》（同書卷二七八）：「盛德終群英，高標仰國楨。獨安巡狩日，曾掩趙、張名。業就難辭寵，朝回更授兵。曉川分牧馬，夜雪覆連營。長策威殊俗，嘉謀翊聖明。畫圖規陣勢，夢筆記山行。綬拂池中影，珂搖竹外聲。賜歡徵妓樂，陪醉問公卿。卻憶經前事，翻疑得此生。分深存沒感，恩在子孫榮。覽鏡愁將老，捫心喜復驚。豈言沈族重，但覺殺身輕。有淚沾墳典，無家集弟兄。東西遭世難，流浪識交情。閱古宗文舉，推才慕正平。應憐守貧賤，又欲事躬耕。」又《雪謗後逢李叔度》（同書卷二七九）：「相逢空握手，往事不堪思。見少情難盡，愁深語自遲。草生分路處，雨散出山時。強得寬離恨，唯當說後期。」大概也用了一些時間纔得以解釋清楚。

盧綸曾任昭應令，見《舊唐書·盧簡辭傳》、《冊府元龜》卷七二九《幕府部》亦載其事：「盧綸，建

中初，爲昭應令。朱泚之亂，咸寧王渾瑊充京城西面副元帥，板綸爲元帥判官，檢校金部郎中。」

盧綸有別業在終南山，蓋據《落第後歸終南別業》（見前引）。又《和考功王員外杪秋憶終南舊居》（同書卷二七六）：「靜憶谿邊宅，知君許謝公。曉霜凝未耜，初日照梧桐。澗鼠喧藤蔓，山禽竄石叢。白雲當嶺頂，黃葉遶階風。野果垂橋上，高泉落水中。懽榮來自問，羸賤賞曾同。月滿珠藏海，天晴鶴在籠。餘陰如可寄，願得隱牆東」

《才子傳》稱：「（盧）綸與吉中孚、韓翃、耿湋、錢起、司空曙、苗發、崔峒、夏侯審、李端，聯藻文林，銀黃相望，且同臭味，契分俱深，時號『大曆十才子』。」此條乃本之《新唐書》卷二〇三《盧綸傳》：「綸與吉中孚、韓翃、錢起、司空曙、苗發、崔峒、耿湋、夏侯審、李端皆能詩，齊名，號『大曆十才子』。」名字全同，祇於次序上將耿湋移後。《新唐書》亦非創舉，乃出自姚合《極玄集》「李端」條注：「字正己，趙郡人。大曆五年進士，與盧綸、吉中孚、韓翃、錢起、司空曙、苗發、崔峒、耿湋、夏侯審唱和，號『十才子』。」宋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卷四，《郡齋讀書志》卷四上，盧綸詩一卷「條」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一九「盧綸集一卷」條並同。他書所載有異。《唐詩紀事》卷三〇《李益》：「大曆十才子，《唐書》不見人數，盧綸、錢起、郎士元、司空曙、李端、李益、苗發、皇甫曾、耿湋、李嘉祐，又云吉頊、夏侯審亦是。或云錢起、盧綸、司空曙、皇甫曾、李嘉祐、吉中孚、苗發、郎士元、李益、耿湋、李端。」《紀事》所載，不知出自何書，尤其後段乃至十一人，並納皇甫曾、李嘉祐、郎士元、李益於十才子之列，殊不知何據。其同書卷三十《盧綸》

下作：「綸字允言，河中人，大曆進士，與吉中孚、韓翃、錢起、司空曙、苗發、崔峒、夏侯審、李端皆能詩，號「大曆十才子」。只九人，缺耿漳，然與《唐書》等相差不大。另有宋嚴羽《滄浪詩話》則云：「冷朝陽在大曆十子中名最下。」是冷亦「大曆十才子」之列，更不知何據。今研究「大曆十才子」之成員構成，上距大曆畢竟已逾千年，如追蹤此名這形成過程，探究其成員究竟爲誰，實有困難。目下只有就這些詩人所作篇章加以搜索，似乎尚可接近真實。查詩人盧綸於十人中似爲魁首，在其詩篇中有一首題作：《得耿漳司法書，因叙長安故友零落：兵部苗員外發、祕省李校書端相次傾逝；潞府崔功曹峒，長林司空丞曙俱謫遠方。余以搖落之時，對書增歎，因呈河中鄭倉曹，暢參軍昆季》（《全詩》卷二七六）。可見引起「大曆詩人」之說者乃由耿漳致盧綸一信，當時初步納入名單者爲九人，計耿漳、苗發、李端、崔峒、司空曙、盧綸、鄭損、暢當昆季。後來盧綸復有一詩，是在此詩基礎上重新考慮所提出，顯然有意將「大曆十才子」號召爲一文學集團，其詩題即：《綸與吉侍郎中孚、司空郎中曙、苗員外發、崔補闕峒，耿拾遺漳、李校書端風塵追游向三十載，數公皆負當時盛稱，榮耀未幾，俱沈下泉。暢博士當感懷前蹤，有五十韻見寄，輒有所酬，以申悲舊，兼寄夏侯侍御審、侯倉曹釗》（見上引）。這次人選爲：盧綸、吉中孚、司空曙、苗發、崔峒、耿漳、李端、暢當八人。他還計劃收入夏侯審、侯釗，所以寄詩向其示意。如此，總數應爲十人。此十人可能爲經過暢當參議而由盧綸重新考慮者。鄭倉曹見盧綸《首冬寄河東昭德里書事貽鄭損倉曹》（《全詩》卷二七八）及《同趙進、馬元陽春日登長春宮古城望河中，因寄鄭損

倉曹》(同書卷二七九)。可能兩倉曹俱爲盧綸友人，因致筆誤。而其增入韓翃、錢起應係由刪去暢當、鄭損而成。由此可見，「大曆十才子」是這樣形成的。《才子傳》所舉十人，蓋即盧綸所倡議之標準名單，至於增益李益、皇甫曾、李嘉祐、郎士元等，則各隨所取，非盧綸倡議之「大曆十才子」也。再，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：「……憲宗尤愛綸文，至詔張仲素訪其遺稿，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。所謂『舊錄藏雲穴，新詩滿帝鄉』者，送中孚之詩也。『引水忽驚冰滿澗，向田空見石和雲』者，寄漳、端之詩也。『擁褐覺霜下，抱琴聞雁來』者，題苗發竹間亭詩也。『桂樹曾同折，龍門幾共登』者，寄端、峒、曙、漳之詩也。司空曙亦有送中孚詩云：『聽猿看楚岫，隨雁到吳洲。』耿漳寄曙云：『老醫送舊疾，朽藥誤新方。』李端寄綸云：『熊寒方人樹，魚樂稍離淵。』錢起答苗發龍池詩云：『暫別迎車雉，還隨護法龍。』又贈夏侯審云：『詩成流水上，夢盡落花間。』諸人更唱迭和，莫非佳句。蓋草木臭味既同則金蘭契分彌篤爾。』《才子傳》所謂「且同臭味，契分俱深」蓋出此。

《詩人玉屑》卷二引南宋敖陶孫《臞翁詩評》：「曹子建如三河少年，風流自賞。」《才子傳》「綸所作特勝，不減盛時，如三河少年，風流自賞」蓋出此。

耿漳《秋晚卧疾寄司空拾遺曙盧少府綸》(《全詩》卷二六八)：「寒几坐空堂，疏髯似積霜。老醫迷舊疾，朽藥誤新方。晚果紅低樹，秋苔綠徧牆。慚非蔣生徑，不敢望求羊。」

李端《早春雪夜寄盧綸兼呈祕書元丞》(同書卷二八五)：「聞君隨謝朓，春夜宿前川。看竹雲垂

地，尋僧月滿田。熊寒方人樹，魚樂稍離船。獨夜羈愁客，惟知惜故年。」又《長安感事呈盧綸》（同書卷二八六）：「十五事文翰，大兒輕孔融。長裾游邸第，笑傲五侯中。諫獵一朝寢，論邊素未工。蹉跎潘鬢至，蹭蹬阮途窮。貸布憐寧與，無金命未通。王陵固似戇，郭最遂非雄。斂板辭群彥，回車訪老農。詠詩懷洛下，送客憶山東。沈病魂神濁，清齋思慮空。羸將衛玠比，冷共鄴侯同。草舍纔遮雨，荆窗不礙風。梨教通子守，酒是遠師供。捫蝨欣時泰，迎貓達歲豐。原門唯有席，井飲但加葱。少壯矜齊德，高年覺宋聾。寓書先論懶，讀《易》反求蒙。昔慕能鳴雁，今憐半死桐。秉心猶似失，搔首忽如蓬。赤葉翻藤架，黃花蓋菊叢。聊將呈匠伯，今已學愚公。」又《長安書事寄盧綸》（同書同卷）：「弱冠家盧岳，從師歲月深。翻同老夫見，殊寡少年心。及此時方晏，因之名亦沈。趨途非要路，避事樂空林。素業在山下，清泉當樹陰。交游有凋喪，離別代追尋。向秀初聞笛，鍾期久罷琴。殘愁猶滿貌，餘淚可霑襟。勿以朱顏好，而忘白髮侵。終期人雲洞，相與鍊黃金。」又《聽夜雨寄盧綸》（同書同卷）：「暮雨蕭條過鳳城，霏霏颯颯重還輕。聞君此夜東林宿，聽得荷池幾番聲？」又《野寺病居喜盧綸見訪》（同書同卷）：「青青麥壠白雲陰，古寺無人新草深。乳燕拾泥依古井，鳴鳩拂羽歷花林。千年駁薛明山履，萬尺垂蘿入水心。一卧漳濱今欲老，誰知才子忽相尋。」

暢當《別盧綸》（同書卷二八七）：「故交君獨在，又欲與君離。我有新秋淚，非關宋玉悲。」

司空曙《別盧綸》（同書卷二九三）：「有月多同賞，無秋不共悲。如何與君別，又是菊黃時。」又

《江園書事寄盧綸》（同書同卷）：「種柳南江邊，閉門三四年。艷花那勝竹，凡鳥不如蟬。嗜酒漸嬰渴，讀書多欲眠。平生故交在，白首遠相憐。」又《喜外弟盧綸見宿》（同書同卷）：「靜夜四無鄰，荒居舊業貧。雨中黃葉樹，燈下白頭人。以我獨沈久，愧君相見頻。平生自有分，況是蔡家親。」

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集部別集類著錄：「《盧綸詩集》十卷。」

《郡齋讀書志》卷四上別集類上著錄《盧綸詩》一卷：「唐盧綸與吉中孚、韓翃、錢起、司空曙、苗發、崔峒、耿湓、夏侯審、李端，皆能詩，齊名，號『大曆十才子』。綸字允言，累舉進士，不第。」

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九詩集類著錄：「《盧綸集》十卷，唐戶部郎中河東盧綸允言撰。綸與吉中孚、錢起、韓翃、司空曙、苗發、崔峒、耿湓、夏侯審、李端皆有詩名，號『大曆十才子』。」

《全詩》卷二七六至二八〇收盧綸詩五卷。

吉中孚

中孚，楚州人，居鄱陽最久。初爲道士，山阿寂寥，後還俗。李端贈詩云：「舊山連藥賣，孤鶴帶雲歸。」盧綸送詩云：「舊籙藏雲穴，新詩滿帝鄉。」來長安，謁宰相，有薦於天子，日與王侯高會，名動京師。無幾何，第進士，授萬年尉，除校書郎；又登宏辭科，爲翰

林學士。歷諫議大夫、戶部侍郎判度支事。貞元初卒。初拜官後，以親垂白在堂，歸養至孝，終喪復仕。中孚神骨清虛，吟詠高雅，若神仙中人也。集一卷今傳。

【箋證】

《新唐書》卷二〇三《文藝傳下·盧綸傳》附《吉中孚傳》：「中孚，鄱陽人，官戶部侍郎。」

《唐摭言》卷一三《無名子謗議》：「貞元中，劉忠州任大夫，科選多濫進，有無名子自云『山東野客』，移書於劉：吏部足下：公總角之年，奇童入仕，有方朔之專對，無枚皋之敏才，佳句推長，竿妙入神，善謔稱名字不正，過此以往，非僕所聞。徒以命偶良時，身居顯職，方云好經術，重文章，賣此虛名，負其美稱。今年聖上虛天官之署，委平衡之權，所期公有獨見之明，清平爲首；豈意公有專恣之幸，高下在心。且數年以來，皆無大集，一昨所試，四方畢臻。公但以搜索爲功，糾訐爲務，或有小過，必陷深文。既毀其髮膚，又貶其官叙，使孝子虧全歸之望，良臣絕沒齒之怨。豈以省闈從容之司，甚於府縣暴虐之政？所立嚴法，樹威脅人，云奉德音，罔畏上下。使聖主失含弘之道，損寬仁之德，豈忠臣之節耶？主上居高拱穆清之中，足下每以煩碎之事，奏請無度，塵蹟頗多，呈三接以示人，期一言以悟主，朝臣氣懾，選士膽驚。內以承寵承榮，外以作威作福。豈良臣之體耶？且兩京常調，五千餘人，書判之流，亦有碩學之輩，莫不風趨洛邑，霧委咸京，其常袞之徒，令天下受屈。且

衰以小道矯俗，以大言誇時，弘辭曾下登科，平判又不入等，徒以竊居翰苑，謬踐掖垣，雖十年掌於王言，豈一句在於人口！以散鋪不對爲古，以率意不經爲奇，作者見之痛心，後來聞之撫掌。奈何輕蔽天下之才，以自稱爲己高，以少取爲公道。故鄒至自伐稱兵，處父尚云終喪其族。以茲偏見，求典禮闡，深駭物情，實乖時望。故《詩》曰：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」夫聖人用心，異代同體，衰云親奉密旨，令少取人等，豈聖人容衆之意耶？爲近臣而厚誣，干處士之橫議，甚不可也。況杜亞薄知經籍，素懵文辭；李翰雖以辭藻擢第，不以書判擅名；不慎舉人，自貽伊咎。又常哀語所親曰：「作者考判，以經語對經，以史對史，皆未點對，考爲下等。」先翰有常無名判云：「衛侯之政由寧氏，魯侯之令出季孫。」又常無欲云：「在陵室而須開，闕夷盤而不可」，豈以經對史耶？又嚴迪云：「下樊姬之車，曳鄭崇之履」，豈以史對經耶？數十年之間，布衆多之口，縱世人可罔，而先賢安可誣也？今信四豎子，取彼五幽人。且吉中孚判以「大明御宇」爲頭，以「敢告車軒」爲尾，初類是頌，翻乃成箴。其間又「金盤」對於「玉府」，非惟問頭不識，抑亦義理全乖。據此口嘲，堪人覷縷。張載華以「江皋」對「漣洛」；朱邵南以「養老」對「乞言」，理目未通，對仍未識，並考人等，可哀也哉！王申則童子何知，裴通以因人見錄，苟容私謁，豈謂公平。夫有西施之容，方可論於美醜；無太阿之利，安可議其斷割？使五千之人，鬻然騰口；四海之內，孰肯甘心？況宏辭大國光華，吏曹物色，公明立標榜，令盡赴上都，東京者棄而不收，常衰大辱于國，豈以往來敗績，自喪秣陵之師；今日復讎，欲雪會

稽之恥，雖擢買須之髮，衰不足以贖罪，負廉頗之荆，公不足以謝過。況所置科目，標在格文，書無宏辭，固違明敕。」此舉事例，皆常衰於大曆十年及十一、二年知貢舉時事，但其中只有大曆十年有制科，是吉中孚當於是年登宏辭科。

「舊山連藥賣，孤鶴帶雲歸」，出自李端賀吉中孚由道士還俗所作詩《聞吉道士還俗因而有贈》（《全詩》卷二八五）：「聞有華陽客，儒裳謁紫薇。舊山連藥賣，孤鶴帶雲歸。柳市名猶在，桃源夢已稀。還鄉見鷗鳥，應愧背船飛。」此詩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二八亦載之，題作《送吉道士拜官歸舊業》。

「舊錄藏雲穴，新詩滿帝鄉」出自盧綸《送吉中孚校書歸楚州舊山（中孚自仙官入仕）》（《全詩》卷二七六）：「青袍芸閣郎，談笑挹侯王。舊錄藏雲穴，新詩滿帝鄉。名高閒不得，到處人爭識。誰知冰雪顏，已雜風塵色。此去復如何？東臯歧路多；藉芳臨紫陌，回首憶滄波。年來倦蕭索，但說淮南樂；並轍湖上游，連檣月中泊。沿溜入閭門，千燈夜市喧。喜逢鄰舍伴，遙語問鄉園。下淮風自急，樹杪分郊邑。送客隨岸行，離人出帆立。漁村繞水田，澹澹隔晴煙。欲就林中醉，先期石上眠。林昏天未曙，但向雲邊去。暗人無路山，心知有花處。登高日轉明，下望見春城。洞裏草空長，塚邊人自耕。寥寥行異境，過盡千峰影。露色凝古壇，泉聲落寒井。仙成不可期，多別自堪悲。爲問桃源客，何人見亂時？」